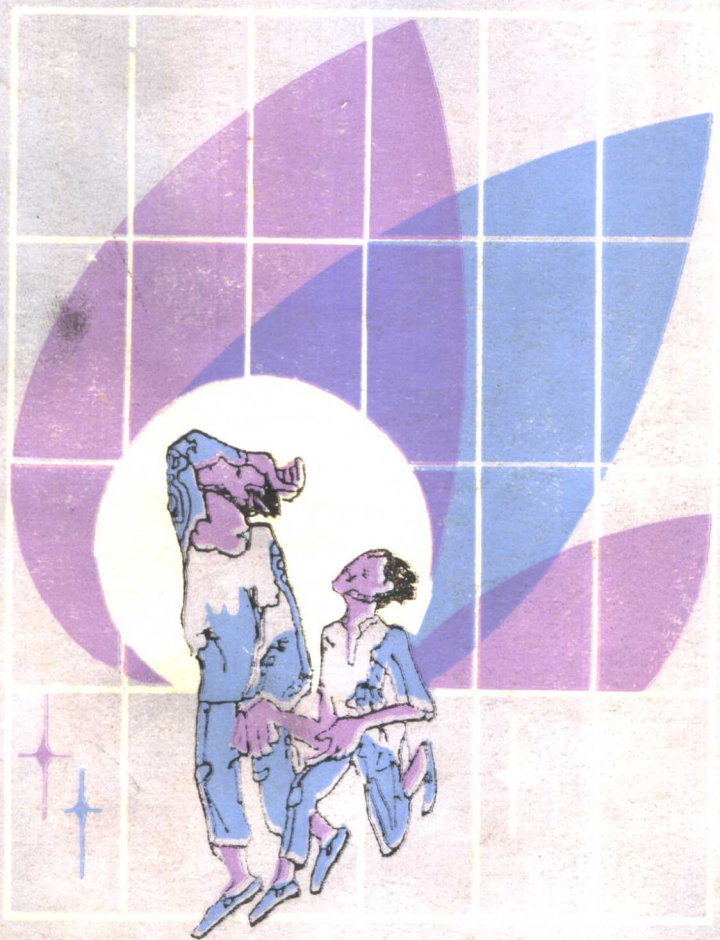


八
戒
苏
雷
古
版
土

苏 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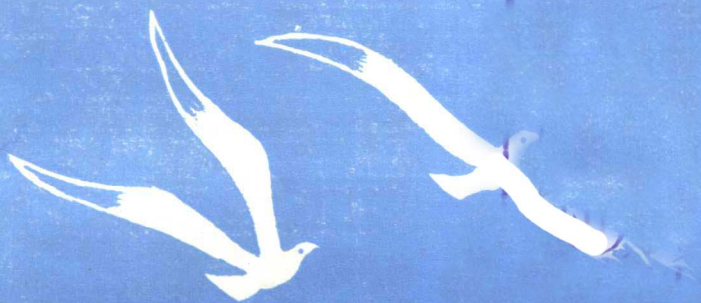
戒



群 众 出 版 社

戒

苏雷



群众出版社

1988年·北京

八 戒
苏 哲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3千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10600册 定价：1.65元

ISBN 7-5014-0112-8/I·30

目 录

- 八 戒..... (1)
- 全 顺 心 酒 店..... (64)
- 搬 家..... (111)
- 魅 力 试 验..... (129)
- 老 魏 的 哲 学..... (202)
- 家 事..... (242)
- 苏 雷 小 说 读 后
.....何志云 (281)

八 戒

我太普通，太渺小，太微不足道了。

我刚一迈进家门，妈就跟我讲，八戒来看我了。

“谁？”我又问了一句。倒不是没听见，这些年我凡是听到出乎意料或期望听到的事，总要多问几遍。我的大脑实在需要点反应时间。

这毛病妈早熟悉了，所以有时不等我问，也会把一件她认为会叫我惊奇的事说上好几遍。这会儿，看着我瞪圆的眼睛，妈板上钉钉地说：“八戒，是八戒！八戒来了。”我的眼睛仍瞪着，妈又接着说：“八戒说他调回来了，让你晚上有空去他家一趟，他们还住在老地方。唉，八戒这孩子，可显老多了……”

妈还在说，我早已经冲出了房门。

自从八戒被抓走以后，十年来我只听到过他两次消息。

一次，我在东北插队时，我们集体户的马有理从北京回来，一通开聊。他说，北京正在忙战备，头头脑脑全疏散到大山里去了。据可靠消息，还“密裁”了一批政治犯，咱班的老八戒也叫人在芦沟桥枪崩了。

马有理是我们这伙北京知青里有名的牛皮匠。上自国际

间的重大交易、中央首长的人事变动，下至太平庄八十六岁的李老头那口老母猪一夜生了二十多只耗子，天文、地理、娶媳妇、生孩子的事，他没有不知道的。

对他的话我从来都打七折八扣，这次我打了十分折扣。因为他说的是八戒，我不信我那活生生的老八戒会死。

又一次，我回北京探亲，碰到我们原来的班主任刘老师。他说，听学校一个去山西搞外调的干部说，八戒在山西的劳改煤矿病死了。

刘老师的话我向来都是相信的，这次却也半信半疑。

现在，他，老八戒，回来了！真是老天有眼。

我玩儿命地蹬着车子。

我和八戒虽不是那种光着屁股一块儿长大的铁哥们儿，但是从上中学起，我们俩一直同班同桌。不过，问题并不在这儿。我俩真正建立莫逆之交，还是靠了八戒。

刚上初一，我们一帮人对所有肌肉发达的大块头都怀着近乎崇拜的敬意，我们发奋成立了“练块委员会”，决心把自己身上的每块肌肉都练得有棱有角。我们都喜欢摔跤，每天课间，都要摔上几跤。胜者威风凛凛，败家咬牙切齿。

一天，下课后，我又吃饱了撑的在那里嗷嗷叫阵。我的会友们只管站在一边帮腔，没有一个愿意和我交手。因为他们都饱尝过我的挑钩子、小别子的滋味，不愿在众多的同学眼前丢丑。

那会儿我刚满十三，但已经长得高头大马，比起同年龄的伙伴，起码大出一圈，而且身手灵活。用那阵子的话讲，

叫“正在冲头上”。

“锻炼身体，保卫自己，锻炼肌肉，防备挨揍。”我的声音满操场飞，就是没一个人敢上来试巴试巴。性急之中，我正想死皮赖脸地拉一个“对手”显显威风，就听见一个人说：“咱俩练练，行吗？”

喝！是八戒，我那个同桌。

八戒名叫张思远，个子不高，挺磁实，眼睛总眯缝着，厚厚的嘴唇向前翻着，鼻子尖象让人削了一刀，平平的，露出两个圆圆的鼻孔。由于他的这副尊容，在我们八十六中除了班主任刘老师总是一本正经地喊他的学名外，凡是认得他的人都只称他的雅号——八戒。久而久之，他也默认了。然而，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，人不可貌相。就八戒这副模样，我们班可没一个人敢小看他。初中几门课程，只要他愿意，门门可以拿满分。真的！不信？反正我信。不过，说实话，动心眼和卖块儿，我还是佩服后者。因此，我认定自己和八戒不是一路货。这小子哪来这股邪劲儿，要下场子跟我练练？不过也不可小瞧了他。

我和八戒转开了磨，我脱了两次把，都被这小子死死揪住。我心想给你点硬的吃，看你撒不撒手。于是，抓住他的两臂往前一送，他刚顶住，我又借势往后一带，跟着上去一拨脚。我这手是试探性的，他要是脚跟麻利，就能让过去，因此我只使了七分劲，不致失控。如果他脚下生根，让我感觉踢在顶门柱上一样，也不要紧，我会近身反用我的拿手别子。

不想这一拨，哈哈！竟将他象门板一样撂倒了，我清楚地听到他的后脑勺碰地，“咚”的一声。

这下，我乐大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他除了使点蛮劲，根本没一点功夫。接碴我左一钩，右一挑，连扔了八戒老小子好几跤。

上课铃响了。我甚至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拍拍八戒：“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的胆量。”

“嗯？”

老天爷象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公允，下一节课刚好是数学测验。不瞒人说，我对这些公式什么的向来记不住，又加上刚才胜利的热血涌到头上，还没退下去，这会儿看着卷子上的数码子，直发晕。足足愣了十分钟，还是对那些弯过来绕过去的一道道题，感到莫名其妙，比刚才摔跤场上的八戒还要狼狈。

大约又过了十分钟，我的头习惯地摆向左边。

老八戒正在唰唰地挥笔，喝，真地道，都快做完了！

我真他妈笨。原来是用这个狗公式套出来的……

“同学们把身子坐正，专心做自己的，做完了也不用给别人检查。”好狠心的刘老师，竟在盯着我。这下八戒算是把卷子挡严实了，除非我站起来，趴到他身上，要不别想看见一个字。老小子被我扔了几跤，在这儿报仇了。

我几乎绝望了。

“大块儿！”谁在叫我的外号？一抬头，八戒从胳膊肘下边，悄悄递过来一张纸条，我接过来一看，是答案，是那几道绕口令儿似的数学题的答案！

我看了八戒一眼，把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对朋友的一切感情都投给了他。

“心有灵，一点通。”我很快就交卷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俩成了铁哥们儿。我们发现彼此居然有那么多共同的爱好和臭毛病。

首先，我们俩走出校门后，谁都不愿意再碰书啊、本啊的，而且都习惯于在课堂上抓紧把作业完成，挤出一切时间去玩。

第二，我们俩都是大影迷，只要是买得着的电影票，说什么也得去看。

记得为了买张《运虎记》的票，我们小哥儿俩的肠子都差点让那帮壮汉子挤出来。

我最喜欢《假少爷》、《垃圾千金》、《七十二家房客》之类的香港片。而老八戒却觉得这些没大意思，他最喜欢《偷自行车的人》、《罗马十一点钟》这样看了让人嗓子眼发热和《复活》、《白痴》之类让人看了莫名其妙的邪门儿片子。

但我们也有都爱看的片子，《侦察员的功勋》我们一块儿看了五遍，梦想着自己就是那个高个子、大眼睛的孤胆英雄。

一次偶然的机，我和八戒跟象棋结下了不解之缘，现在想起来还有一股特殊的感情！

那是一个星期六，下午没课。我俩去前门等电影票，走到城门楼子下，见围着成帮成伙的人，我们就凑了过去。那时，北京的老百姓还不兴敲三家，三打一之类的把戏，这里撒的几摊都是下象棋的，其中一堆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几十人。我和老八戒使出吃奶的劲挤了进去。嗨！这么摆擂台，我们还是头一回开眼：地摊当中摆着一副其大无比的自制象

棋，就象面板上扣着饭碗，奇怪的是红子一方的老将被一颗大钉子牢牢地钉在棋盘上，旁边坐着一个白头发的胖老头。他脸上的那对眉毛，简直象两把刷子，不，两把扫帚！不错，这绝对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扫帚眉。他右手玩着两个大铁球，咕噜咕噜地转着，嘴里悠闲自在地数落着对面的一个红脸大汉：“你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去吧！别在这儿瞎耽误工夫了，让你车马炮还不服气！哼！”周围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。

那汉子虽是个红脸，可被挤兑得象个孩子似地央求那老扫帚再来一盘。老家伙得意透了，嘴里说着：“好好，再教你一盘。”一边顺手从大汉摆好的棋子中把红方的车马炮拣出去。“别让棋了，正经下一盘。”那汉子赶忙要拦。“您还不够那份儿，让棋您还中盘负呢！”老扫帚狠得厉害。红脸没话了，咬牙摆了个当头炮。

我和八戒在旁边早被老扫帚的狂劲儿气得鼓鼓的了，我们决心帮助那红脸汉子。

我们仔细观察着棋盘上走的每一步。红脸想尽一切办法和老扫帚拼子儿，要不是我和八戒一个劲儿提醒他，他早就被老扫帚设下的陷阱、甩出的圈套掐死了。可他不但领情，还让我们少废话。

老扫帚一边和旁边的人聊天逗乐，一边还不断地催我们快走。那神气不耐烦极了，走到第十个回合，红脸的老将被老扫帚的卧槽马一脚踩死了。红脸悻悻地站起来，拎起扔在地上的一捆韭菜，嘴里说着“领教、领教”，转身挤出了人群。身后留下一片讪笑。

“松包！”八戒嘟囔了一声，竟自坐到了老扫帚对面。

我赶紧拉了他一把，心想，别看你在八十六中能拿个象棋冠军，在这儿可没你逞能的份儿。

可八戒一本正经，大大方方地坐在那里。那神色分明告诉我，他又要试试自己的胆量啦！

老扫帚伸手胡噜了八戒一把：“小伙子，要杀棋，你还太嫩了。”周围的人哄地又大笑起来。老扫帚得意地指着他那被钉死在棋盘上的老将：“要想动动它，你回家先练三年再来吧！”一刹那，我觉得老扫帚狂极了，一把拽起八戒冲出了人堆。

回来后，我俩激动得一连好几天都只想着老扫帚，再没心思干任何事情了。最后，我们发狠一定要把老扫帚的老将连根拔掉。八戒说：“咱们要给他来点科学性，来点高级的，老扫帚用的都是些自己摸出来的土招。”

我们东奔西走，到处讨教，终于借来了《弈林精华》《梅花谱》《橘中秘》《象棋对局》等一套套关于象棋的书，然后一头扎了进去。整整一冬天我和八戒都是捧着棋谱过来的。渐渐地，我们懂得了炮二平五，马八进七这一类象棋术语。学习了记棋、变棋和拆棋。我们的棋艺明显提高了，最后，我们甚至学会了杀盲棋。棋盘已经整个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了。

有一次上课，我捅了捅旁边的老八戒。“炮二平五”“马八进七”“车一平二”……我和八戒杀开手了。那一节课下来，我们班的学习委员，记录了我俩在课堂上做小动作七十四次，其中递纸条四十一次，讲话三十三次。

那学期我和八戒的学习成绩，和我俩的棋艺成反比，直线下降了。班主任找我们谈了好几次话，最后警告我们：这

样下去是要留级的。我和八戒守口如瓶，没有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任何人。为了和老扫帚拼个高低，我们不惜付出代价，决心冒点风险。

夏天终于盼来了。前门楼下又聚满了一摊摊的棋客。

我和八戒连去了两次，都没有堵到老扫帚。我们和那些二流棋手们小试一下锋芒，果然得心应手，所向披靡。

第三天，老扫帚露头了。下了自习课，我和八戒跑到那里时，老扫帚已经摆好了擂台。他仍是这里最叫座的。围在他周围的老主顾向旁边一些过路客吹嘘着老扫帚昔日的威风。人们对着那钉在棋盘上的老将指指点点。

我推了八戒一把。“正是时候，冲！”我擗掇着我的老伙计。

八戒在前面拨开人群，也不管旁边人怎么看我们，他一屁股坐到老扫帚对面。

“哈，咳咳！又是你们这俩毛小子。”老扫帚记性还真不错。不到一年工夫，他又添了一个毛病，不停地咳着，好象肺管子里被人塞进一把干草。

“咳，得了什么仙人指点，敢来较量？”

“老伯，不瞒您说，”我冲着老扫帚鞠了一躬，“在家赢了我妹妹几盘棋，想把对付她的招儿给您用上。”我白了老扫帚一眼。

“哈！秃小子，嘴倒挺硬。老爷子豁出工夫陪你们码一盘。看你们到底有多大尿？！”老扫帚有点动气了，那两条眉毛象两条大毛虫似地不住地颤动。

他习惯性的要把自己的车、马、炮拿掉，被八戒一把抓住他的手：“别让子，老伯，咱们下满盘的。”八戒的严肃

样子，使老扫帚没再说什么。

开局了，八戒走了一步官招，架起了他的头炮。八戒用炮相当厉害，他的密隆炮、马后炮只要闷上，那是没跑的。这点我心里有数。

老扫帚不愧是老杀手，他不慌不忙地支起了他的边马，他用马的功夫我也听这儿的老棋客说过。他用卧槽马、钓鱼马的绝活，只要蹬上，也是没法子缓的。

几步例行公事的布局以后，双方接触上了。我们布局的熟练和准确，使老扫帚明白了我们不是来瞎闹的。他已不再和别人插科打诨，把眼睛收回到棋盘上来了。老家伙开始在中线全面出击，接二连三地抛出了一个个诱饵，恶毒得厉害。他的两个大车在八戒营垒里来回穿梭、制动，寻找着我方的腰眼部位准备下手。

老八戒当局不乱，毫不理会那些飞来食，稳步推进。看得出来，他是按照招数来的。

老扫帚有点心急了。一步失误被八戒抽去一个大车。接着，连环马脱了钩，挨了我方一发重炮，阵脚整个乱了。老八戒挥军直掏老巢，大刀阔斧，干净利索地拔掉了钉在棋盘上的老将。

“轰！”已经被我们遗忘了的观众炸了庙，大家的情绪达到了白热化。老扫帚从来没这么露脸过，周围的人群的嘈杂声，对他无疑成了一剂强力荷尔蒙，老先生的眉毛胡子全支棱起来了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会用他的马把我们全踩趴下的。我抬头望了望激动的人群，觉得他们随时会倒下来把我们压扁。

“再来一盘！”老扫帚抬头看了我和八戒一眼，那扫帚

底下是两团火。

“好吧！”八戒这老小子镇静得很，一点不为周围的情绪所动，够劲儿！

这回该我们用红子了。老扫帚默默地掉转棋盘。看得出来，老头是横了心要扳回这一局的。

开局了，这回我们先使了个软着，架起了象，摆出一副挨揍的样子。而老头子也吸取了上一盘的教训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这位平时速战速胜的快手，竟然每走一步，不到五分钟不出棋了。我们给他来了个以毒攻毒，左拉右搓，把老头子弄晕了算。

棋到中局，老扫帚的得力物件已被我方没收十之七八，老八戒又稳操胜卷了。老头子眯缝着眼睛看了足有十分钟，中盘认输了。方才大气不喘的观众，差点疯了。

扫帚老爹要求再来一盘。我们又同意了。这回观战者再也憋不住了，这些昔日被老扫帚称之为“臭棋篓子”的街头艺人们，纷纷来给昔日骑在他们头上的霸王支招，一个个兴奋得象喝了四两二锅头。

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十分在行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别小看这两个小家伙，说不定是国手呢！今年的全国象棋比赛，上海就出了个十几岁的娃娃，把蝉联多年的冠军老将都给抹了。”我感觉到人们眼里放出一种异样的光，烧得我心里美滋滋的，舒坦极了。我看了八戒一眼，只见他鼻孔急促地一张一翕，我明白，他也听见这番高论了。

老扫帚手里的铁球不停地转动着，发出叮咣的撞击声。加上周围嘈杂的人声和他肺管里发出的痰喘声，组成了一种奇特的相声。老头子脸色开始发白、发灰了，他一定觉得我

们这两个小鬼把他拖到了地狱。

我们棋下得飞快，只要对方一定子，我们是绝不考虑半分钟的。

棋进入了残局，我们还剩下单车、单卒、对炮、双士。本来，我们可以又一次将老扫帚的主帅请出宝座，但是八戒明显的一步屎棋，走和了。

我和八戒站起来了，拍了拍屁股。扫帚大伯一把抓住我们：“再来一盘。”妈呀，天底下要有比他还倔的老头子，我就一头撞死了。我知道，一定是肝火把他烧糊涂了。

“大伯，饶了我们吧，您别和我们小孩一般见识，回家晚了，爸爸要打屁股的。”我终于彻底出了这口气。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。老扫帚也被那笑声轰开了嘴：“小兔崽子！”他冒出了一句心里话：“以后有空，上廊坊头条一百七十八号找我玩去！”

“是！大伯。”我和八戒同声答应。这时，我觉得有一百多双手同时落在我和八戒的头上、肩上：“小伙子，有出息！”“好好练练，全国比赛也拿个名次！”在一片赞扬声中，我和八戒走了。

走出没多远，忽然老八戒拉住了我，我跟着他回过头，看见老扫帚把那自制的大棋盘踹碎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为老扫帚难过起来，我抬眼看看八戒，好象真的有生物电流，他的眼睛竟也红了。也许该过去安慰安慰那个立在暮色中的老头儿，但我们明白，那只能讨来一顿骂。

噢！现在想起来，学生时代多美呀，难怪有人把它叫做黄金时代，实在就是幸福。就连那些叫我呵欠连天的数学课，我也觉得有趣极了！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和八戒无法分割

的。说真的，老天爷要能让我 and 八戒重新变成八十六中初二（3）班的学生，我一定每天给他老人家磕三个响头。

我赶到八戒家时，他刚好出去。屋里就留下他老爹——我们学校的总务张先生在家。他告诉我，八戒知道我会来，让我一定等他十分钟。

我熟悉张先生（上高中以后，我们只管那些教课的叫老师，而对管总务什么的只叫先生，觉得这样才显得自己变得有学问了），就象熟悉我的老朋友八戒和眼前的这所房子一样。十几年前，我几乎天天放学后到这里来报到。我喜欢这一屋子的床（八戒家现在也是摆满了床，没有一把椅子，真可谓进门上炕了）和满屋子的人（八戒兄弟姐妹六个）。在这里我是绝不会感到拘束的。在家我是独子，爸爸妈妈什么都顺着我，家里活一点也不让我沾。可我却宁愿在这里和八戒他们一起买煤球、做煤饼子，抢处理菜。在这个家里我自在了极了，俨然是这里的一个成员。我也可以指使弟弟妹妹们干这干那，它使我感到一种小小的优越感。张伯母烤得焦黄的窝头片，我至今仍然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点心。而最让人满意的是，张先生和张伯母从来干涉我们干任何想得出来的恶作剧……

沉默了有两分钟，我开口了。我知道如果我不说话，张先生会一直陪我坐下去的。

“您可一点没变老。”

我明白这是一句俗得不能再俗的客套话，可的确是实话。

张先生，瘦瘦高高的个子，微驼的背，戴着一副八国联

军进北京那年月的老圆眼镜（据说那是他们家的隔代之物，是水晶石的），脑袋上的毛掉得没几根了。突出的泪囊包含了 他憋了一辈子的泪水。一脸的褶子皮还带着斑斑黑点。十几年前我见他就是这副模样，真的，一丝没变。我想，这就是那种没有青春的人了，三十几岁上就这样，到了六十岁还是这副样子，自然法则在这样的脸上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可糟蹋的了。

张先生在我们八十六中也是有名的怪人。很少有人看见他跟谁说话，更没有人见他笑过一次。除非天上真能掉下馅饼来。据说他原来是我们学校的历史教员，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，不能教书了，改行搞总务，其实就是勤杂工。也许那次打击对他来讲太惨重了，从此他就变哑巴了。整天驼着背在学校里默默地干着门房、木匠、锅炉工等一切他干得了了活计。

可是说实话，我喜欢他，不光是为了八戒的缘故。我喜欢看着那老圆眼镜和他聊天。记得我总是嘴皮子象开了锅似的，翻来覆去地说着我们这些小破孩所能有的小屁事，而张先生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，默默地点着头，无言以对。末了，我说，张先生，再见！他眼里就露出一丝感激的目光。他会说：“有空来玩，大块。”这时，我总是有一种满足感。觉得天底下我最喜欢的老头，就是眼前这位忠实的老听众了。

“张先生，您的右派问题是错划的吧？”糟糕，这句废话没经过大脑，会不会戳疼了老头儿的伤疤呢？

“是，学校开了平反大会，我都退休两年了，学校又请我回去教课。唉！——”